

铜陵记忆——永远的老庙基山

□沈成武

铜官山,以丰富的铜、铁、硫、金、银等矿产资源和悠久的开发历程,书写了铜陵这座城市三千年绵延不断的铜业史话。准确地说,铜官山是指大铜官山以及四周拱卫的老庙基山、松树山、小铜官山、宝山、天鹅抱蛋山等群山。欲说铜官山西侧的老庙基山,先从一座老庙说起。

《铜陵县志》载:晋朝得阳(今江西九江)太守张宽,一夕乘铁船至铜官山脚下,为人所见,乃以船溺而露其首尾,当地人视其为神,南朝萧齐年间为之立庙。唐贞元年间,因张宽“阴有助成功”,江东观察使裴肃奏封其为保胜侯,宋绍兴九年赐“昭惠庙”额,咸淳八年封其为灵祐王,是为“灵祐王庙”。因庙建在铜官山麓,人们又呼作“铜官庙”。古时“铜陵八景”之一的“铜阜栖灵”即指此。明崇祯十六年,灵祐王庙移至惠溪之前,旧址所在的山包便是老庙基山。

老庙基山虽不高,与铜官山一道,亲历了我国近现代史上三次风云际会。

铜陵铜矿采治的历史可追溯至西周时期。清同治年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就对铜官山进行踏勘调查。清末,英国王室子爵、伦敦商界代表凯约翰来华,至安徽多处找矿。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八月二十九日,凯约翰与安徽抚台在上海秘密签订开办歙县、铜陵、大通、宁国、广德、潜山等6处矿山的合同,并成立“伦华公司”,凯约翰自任公司总董,派工程师麦奎来铜官山探查矿苗。消息传出,铜陵乃至省城、京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抗浪潮。为形势所迫,凯约翰放弃歙县等其他5处矿权,独留铜陵一处。凯约翰为什么死死抱住铜陵的采矿权不愿意放弃呢?是因为他据李希霍芬绘制的铜陵地质图,到铜陵作详细考察,发现一处露天矿场,并在附近的一座古庙(这便是灵祐王庙)里看到一尊铜佛。他打听到这尊佛像是产于该地区的铜材所铸造,铜质甚优;而其他几处矿藏非煤即铁,远没有开采铜矿利润丰厚。凯约翰为采铜官山之铜,修了一条土石公

路,盖了房屋数间,运来部分设备,在老庙基山打了三四眼很浅的探洞。在此期间,国人为护矿与列强展开了不屈不挠斗争,1910年,终以五万二千英镑赎回铜官山矿权,取得了护矿运动的胜利。这不仅捍卫了铜官山矿的主权,保护了矿产资源不被掠夺,也为中国近代抗争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吞,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38年,日本侵华期间,铜陵地区的采矿权为日伪“华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垄断,设立了“铜官山矿业所”进行开采。1940年日本人将在老庙基山等处掠夺的铁矿石送八幡制铁厂,因为铜含量高达百分之0.5而无法冶炼,遂改采铜矿。日寇投降时,共掠取铜品位14.4%的矿石约2万吨。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2月,中央有色金属会议决定铜官山恢复建设。1950年6月,铜官山铜矿工程处对日伪本时期遗留的旧坑道进行疏通修复,重点是老庙基山。因长年荒废无人维护,210米平巷、190米横巷、两口30—60

米的斜井淤塞严重,巷道支护均已倒塌。在生产生活物资严重匮乏的条件下,新中国建设者发扬“箩筐精神”,住窝棚、穿草鞋,啃馒头,饮泉水;握钢钎,抡大锤,箩筐扁担,人拉肩扛,开始了恢复建设。1950年10月下旬,第一斜井与平巷贯通;11月上旬,225米的平巷梳理工程完工,坑外铺设铁道127米……1952年6月30日,老庙基山62米平巷运出第一车矿石,宣告了新中国第一座铜矿的建成。老庙基山矿区投产不到两年,日出铜矿石就达400吨,成为铜官山铜矿早期生产的主力矿区。1957年,铜官山铜矿“粗铜、铜料产量双双超万吨,占全国的半壁江山。老庙基山功不可没。

从护矿运动、抗日烽火,到铜官山复活,老庙基山历经了屈辱与抗争,更见证了新生与喜悦。尽管因铜官山露天矿的开采,老庙基山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但是,老庙基山这一地名已成为人们心里不可磨灭的标记,也是铜陵这座城市永远的记忆。

怀念露天电影

□周金龙

童年的记忆,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和家人一起到矿区去看露天电影。

那时候,矿里为了丰富矿工们的业余文化生活,每个星期都要放映一两部露天电影,这对于交通闭塞的矿区是再新鲜不过的事了。

当夕阳西下,红霞满天,突然有消息说今晚放电影,整个矿工宿舍区立刻沸腾起来。大人们匆匆料理完家务,姑娘小伙立即换上平时舍不得穿的光鲜衣服,大婶大妈也将头发梳得溜光水滑,拖儿带女,相互邀着同去;可亲的父辈们三两个一起,点着烟,似漫不经心地边走边聊,而脚步下却也跟得紧。最活跃的便是我们这些泥猴儿,早已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搬上一两个小凳子,象离了弦的箭一般飞快地奔到广场上,摆位子,争场地,忙个不亦乐乎。

放电影的地方是矿里的一块空地,一张又大又白的银幕挂在两棵树或两根电线杆之间,来看的不仅有矿工,还有附近的农民,熙熙攘攘,就象过节一样。

等电影开演是个激情难耐的时刻。孩子们静不下来,便你掏我一下,我攘你一下,互相追逐,嬉闹。远远看到放映员搬着放映器材向这边走来,大家激动地喊,来了来了!孩子们立刻拥上去:“放什么,放什么?”放映员表情严肃,象是主宰着生杀大权的官员一般挥着手,即使回答一句也是爱理不理的。放好机器,经过调试,一支巨大的光柱投放到银幕上。调皮的孩子争先恐后地把手高举着放进光柱里,银幕里便出现一只巨大的手的剪影。

终于开机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但周围还是闹哄哄的,有间片名的声音,有婴儿的哭声,有争位子吵架的声音,有后面坐的人喊前面人低一点的声音,但这些并不会妨碍看电影的热情,大家依旧有滋有味地盯着画面。

矿山人非常纯朴,能配合剧情同喜同喜。看到高兴的情节,大家跟着乐,遇到悲伤的场景,又都默默地跟着伤心。特别是看到青年男女相互搂抱亲吻的镜头,观众更是不自然,有扭头不看的,有沉默不语的,有摇头叹息的,更有一些调皮鬼在暗地里“嘻嘻,哈哈”地怪笑着,惹得一些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扭头斥骂。

一部电影完了,大家恋恋不舍地边扛着椅子往回边走边议论着剧情,在的绘声绘色着主人公的台词。而那些有事没有看的人,听别人议论着剧中有趣的情节,总懊悔不迭。那时,人们对于电影的爱超过一切。直到现在,某些电影的情节还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脑海里,尤其是孩子们,当看到《地道战》、《小兵张嘎》这些影片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玩的战争游戏中还不断翻版着剧中情节。江姐、双枪老太婆、李向阳、日本翻译官那些主人公动作言行,甚至一直影响着某些人的一生。

不知何时,露天电影从我们的生活里退出了。现在我们看数字电视,有上百个节目频道可以选择,看的内容多了,看的地方远了,可是,矿山的露天电影却依然在我们的心中留下极其圣洁、极其完美的一块领地。当年也许不仅是为了看电影而看电影,看露天电影,看的就是这种气氛,那份热闹。现在还留在矿区老平房的那些老人们,每到夏天的晚上,仍喜欢把电视机搬到院子里,仰在躺椅上观看,但却总也找不回当年的那份感觉……



夏日田园

王志林 摄

夏日芳草

□董国宾

短草叹去,忽而已是夏天。季节的风酷了,狂热的空气怒起来,濯洗的月光被上一个秋天收藏,一盏盏渔灯咬住夜色。猛夏的耳郭里,芳草开始欢起来。

我躺在坡上观夏色,幽静的角落里,坡上的泥土像温软的梦,托举我厚实的脊背,我的腿和脚,也伸进了惬意里。晃眼的阳光照下来,坡上油油的一大片绿,高高过身的芳草像长了双翅,仿佛要飞上白亮亮的空中去。我眨巴着眼睛向上看,瘦长的草叶在起舞,曼妙的身姿在热风中左摆右摇,像夏天送来了一首歌。我躺在坡上,便躺在了温柔的梦里,扑眼的夏色打湿了我的眸子。

我伸了伸腰,索性坐起来,婆婆的树影戏舞在面颊上。我瞪大眼睛往四下里瞧,小溪流飞起一条白练,溪边水草欢融,青枝细条自由舒展强烈的喜悦,大口吞吐着自然生命的气息。夏

日的绿覆盖了原野,芳草的灵魂在望不到边的草滩上挥洒着肆意与开拓。我猛一抬头,一群蜜蜂嗡嗡而过,几只蝴蝶相约飞过来,红嘴鹩在茂枝间嘻嘻相欢,整个空中生机盎然,我也投入到生命之中了。

坐在坡上看夏色,芳草地冒出一丛从小野花,放眼望,小野花像一个个小灯笼,红的、白的、紫的、黄的小灯笼滚成一片海。自然的绿意里,我仅有了单纯和欢愉,疲倦莫名地被卷走了,大地、天空和丰草给了我纯净的色调和虔敬。我仰起脖颈往尽头看,仿佛看到浩浩沙漠横在天地间,沙漠的魂在思想里缓缓而行,它的渺无边际和雄浑的生命夺走了一切卑微和私虑。我与青草滩对话,与纯净的绿交互,与燃烧的生命碰撞,在大漠感召的胸怀中贪婪地寻觅,吮吸它绝妙的博远与坦荡,我体验到了一种不可言喻的情感和澄鲜。我猛一转身,小野花依

在芳草边,眨巴着眼睛没说话,坡上一片安静和葱郁。

农民在夏播,喜欢晴朗的燕子在天空中穿行,一块块农田手拉着手在用心去做自己的一份事,原野上炽热又安静。阳光下草滩闪着绿,一颗颗芳草在夏日释怀地猛长,我起身在坡上来回走,满眼夏色闯进眸子里。我忍不住伸手抚摸了一下青草稞,小草茎欣欣地在阳光的爱抚下拉长了影子,小叶片也快活地在我眼前晃动起来。我开怀地看了又看,在一颗颗芳草的世界里,我看出生命的蓬勃,还看出了生命的平静和庄严。我充满爱意地俯下身去,忽然一阵风吹来,一片片芳草朝我挤挤眼,相约在我面前舞动起来。我先是微微一笑,继而放声大笑,转眼间我便挤在芳草间,扭动着身姿与芳草一起舞起来。

忽而已是夏天,酷热中,有生命的勃发与欢欣,也有生命的平静与坦荡。

我心中的“梅雨潭”

——由朱自清先生散文《绿》说开去

□阮胜明

我向绿草如茵!我向往青山绿水!我钟情绿色,我热爱绿色。从来,也决没有一种颜色能够具有绿色这般威力而打动我的心。

有一天,我在老师的引领下走进朱自清的经典散文《绿》,我便开始愈发地喜欢绿热爱绿了。

先生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时候,我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初读,就被先生的“惊诧”所吸引,我不明白一色的绿为何让他这般的惊诧,从小生长在农村,习惯了禾苗的绿,大地上到处是铺天盖地的绿。怎么会还有人会对绿有这样的感觉呢?于是,我顺着他的“惊诧”望去,梅雨潭在他的笔下竟然有着如此“醉人的绿、奇异的绿、厚积着的绿”,“飞花碎玉”般的瀑流流入像“一张极大的荷叶铺着”的潭中,“闪闪的绿色”一如“离合的神光”,轻轻皱缬着的绿波像“少女拖着的裙幅”,滑滑地明亮着的水光像“柔软新艳的鸡蛋清”,纯净的水色像“温润的碧玉”,整个深潭像是“蔚蓝的天融了一块在里面似的鲜

润。”这里,先生用了大量的生动形象的比喻,从视角、触角、感觉等角度展示“奇异的绿”、“醉人的绿”。置身先生的绿中,我也被感染,被陶醉,也惊诧于梅雨潭的那一片绿,甚至生发出许多叫感悟的东西来。

是啊,绿也许就是生命的本源,是生命的本色,是生命的体现,是生命的慰藉,是生命的圆满。放开眼,绿随处可见。不管是枝繁叶茂的大树,还是零星点大的小草,都在向你昭示绿的存在,绿的灿烂。绿,无处不在。每一片绿,都洋溢着生命的希望和澎湃着的激情,无需纷乱点缀,无需斑斓的色彩,简简单单,素面朝天,也能给人以深深的感动。每一片绿都能让人联想到浓郁的春光、蓬勃的青春,热切的希望。无论是春天的播种、夏天的勃发,还是秋天的收获、冬天的分享,无一不是绿的创造绿的创举。领略这大自然各种生命舒展着的绿色生机,人的心头会滋生出一种对生命的渴望。在生机盎然的大自然的绿色面前,人们也应该让精神世界留一抹葱茏的绿意和

一脉天籁的气息,留住生命中绿色的纯粹,让自己的生命状态轻松、自由、博大、快乐。当你遇到挫折或是不愉快的事情后,为何不扑入绿的怀抱中呢?绿意融融足以熨平你心灵的褶皱。尽情欣赏这种简单,用心感悟这份自然,难道还不够吗?

回眸先生文章里满潭撩人欲醉的绿和悠然宁静的美,我不知归途。“缓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探寻先生的情感脉络,我想先生已把勇于探索进取的精神和对光明和理想的执着追求满蓄在对一潭秋水生机勃勃、绿意盎然的描摹中了。这一切应源于先生对生命的热爱,对生活的激情。沉浸在先生描摹的深深的绿中我觉得自己的灵魂升腾起来,仿佛变成一只扇动着翅膀的绿蝶,也在这个充满生命的绿色世界快乐地翔舞。

“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时候,我不禁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品味绿色,感受生命;品味绿色,感悟生活。我心中的“梅雨潭”!那一片我心中的绿啊!

我家乡的枫沙湖

□周大钧

我的老家周家潭,是一座宁静秀美的乡村小镇。它面对碧波荡漾的枫沙湖,背倚层峦迭嶂的黄梅尖,一条清澈的溪涧从深山老林中蜿蜒而来,潺潺缓缓,不疾不徐,绕过村舍,拥入湖中。溪岸湖滨,高大茂密的水桦林,水草丰美的柳树滩,鸥鹭翔集,百鸟和鸣,湖光山色,一派祥和。

家乡的枫沙湖,是我儿时读不厌的一本大书,玩不尽的神奇世界。夏日炎炎,我和小伙伴们最爱泡在清凉的溪涧里,逮石蟹,抓小鱼,扎猛子,打水仗。玩累了,跑到洞口村舍,拥入湖中。溪岸湖滨,高大茂密的水桦林,水草丰美的柳树滩,鸥鹭翔集,百鸟和鸣,湖光山色,一派祥和。夏日炎炎,我和小伙伴们最爱泡在清凉的溪涧里,逮石蟹,抓小鱼,扎猛子,打水仗。玩累了,跑到洞口村舍,拥入湖中。溪岸湖滨,高大茂密的水桦林,水草丰美的柳树滩,鸥鹭翔集,百鸟和鸣,湖光山色,一派祥和。冬日雪后初晴,年关将近,枫林村的渔民在鞭炮和铁铤声中举行一年一度的开河仪式,一展渔获丰收的技艺。恍如昨日,新中国诞生的1949年冬播,枫沙湖献宝似的,一张张大围网的渔获量就装满12条小木船。传统叉鱼,犹如杂技表演;两位渔民相中一段深沟,隔沟站在水中,拖一条触底粗绳缓缓前行,后面紧跟一张木筏,上面站着一位手执渔叉的高手,双眼紧盯水面上的气泡,一叉猛扎下去,轰隆一声,泥花飞溅,一准是名贵超大的青鱼、鲫鱼或鳊鱼。捕捞期临近结束,名贵鱼、大鱼多半通过通江河道销往大通、芜湖;不值钱的小杂鱼则堆在湖滩村头,十里八乡的山民挑来一担山芋或是硬柴,不必过秤,管事的渔民汉子拿起平头铁铲,装满你的箩筐,叫你满意而归。

昔日枫沙湖。给湖区老百姓带来丰厚的鱼米水运之利,也带来频繁的洪涝灾害之苦。每年梅雨时节,或淫雨绵绵,或大雨倾盆,人们便忧心忡忡,祈求苍天开眼;最害怕江洪一旦暴涨,倒灌湖区,顿时一片汪洋,淹没良田,浸泡农舍,灾民便跑到无主荒山搭建草棚暂避,或到山区投亲靠友;一些贫病残弱者只能四处逃荒,甚至倒毙路旁。所幸新中国建立后,各级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水利工程建设,将治理水患提上议事日程。1949年冬,组织大批劳动力兴建江堤。1950年春,调集民工在王家套堵口,拒江倒灌。

夏 耘

□路来森

夏天里,雨水丰沛,庄稼地里的草,疯长。所以,管理庄稼,就要“耘”。所谓“耘”,就是锄地,用一柄锄头,铲除地里的杂草。如此,庄稼人,就很看重一柄锄头了。

锄头一定要锋利,锄柄一定要挺直;锋利了,才能除草;挺直了,才好用力。一柄锄,通常要使用多年,使用多年的一柄锄,锄头会越来越小,最后,也许就只剩下弯月牙儿,是大地打磨出的一弯月牙儿,亮晶晶的,散发着月亮的清寒的光,洋溢着泥土的沉郁的香。使用多年的一柄锄,锄柄会越来越亮,越来越滑;在农人手中,一柄锄,是一件工具,也是一件“玩具”,终日里被农人的手使用着,把玩着,抚摸着,温存着,天长日久,便包浆层层,润润,于是变得滑,于是溢出油亮的光泽。而锄柄变亮,变滑了的时候,农人手上的胼子,就多了,就厚了。每一块老胼,都是一只时间的眼睛,透过一柄锄把,望向大地的深处。

我的父亲使用的那柄锄,锄柄是枣木的,经年下来,锄柄便生发出一种酱红色的明亮,一种玉质般的滑润。那种酱红,晶莹而坚实,深厚而沧桑,仿佛能看见时间在根根锄柄上流淌,汗水在一根根锄柄上浸润,父亲筋络的力量,在一根根锄柄上穿透。那“滑润”感呢?是一种紫红色的滑润,不仅有肤感,还有一种视觉的美感。它有着四季的温度,有着风霜雨雪的锋利;它是父亲汗水浇灌的结果,是父亲精神熔铸的外化。

多年后,我读书,读杜甫的诗歌,每每就想到父亲的那根锄柄——觉得,它们,同样都呈现出一种“沉郁”的特色,都耐得住人们用心“读”下去。每年夏耘伊始,第一个落锄的,总会是父亲。他是全家人锄地的“把头”(领头人),所以,第一锄,必得是父亲先落下。这里面,似乎有一种近乎神圣的“仪式感”,父亲不言不语,选好一个位置,猛然一锄铲下,锄头深深地陷入泥土之中,锄面上泛起一阵尘烟,跟着,父亲用力一拉锄柄,一溜的杂草,就顺着锄头,被铲除了。于是,父亲继续前行,我们跟在后面,依次落下自己的锄头,紧随而行。无语,大地苍苍,只听见锄头铲草发出的嚓嚓嚓的声响,那声音,清脆而沉厚;清脆如刀削,沉厚则如大地的喘息。

1954年特大水灾过后,国家大力赈灾,县委、县人民政府迅速组织农民生产自救,从而避免了旧社会饿殍遍野的悲剧重演;并再次掀起堵口复堤、固基加高培厚的热潮,继而修筑梳妝台闸、北埂站闸、王家套闸、白荡闸等防洪涵闸,进而完善机电排灌设施,从此江堤安如磐石,圩田旱涝保收,即使遭到百年一遇的险情,也可确保减灾。如今,由于几十年来截断通江河道,长江鱼苗已不能直接进入枫沙湖繁衍生息,大鱼、名贵鱼早已鲜见;但大白虾和high等珍品则取而代之。大闸蟹、老鳖和莲藕、红菱等近乎野生的绿色环保养殖业方兴未艾。每到秋冬时节,枫沙湖已成闻名遐迩的观鸟、摄影胜地,田野的丰饶,笑颜的迎送。2018年2月28日,周潭镇连同陈瑶湖镇、老洲镇从枞阳县划归铜陵市郊区管辖,枫沙湖连同陈瑶湖从此融入生态山水铜都的怀抱。

说实话,原先我只知道湖的得名缘由,一是枫树,二是黄沙。黄梅尖下磬石山至燕山一带滨湖村舍,三角枫和五角枫长势喜人,古湖老村傅家嘴由此得名枫林村,周潭镇原有三棵高大壮美的古枫,祖先美其名曰龙头、龙腰和龙尾,可惜1954年大水淹死龙头,1958年枯死龙腰,1959年兴建周潭大礼堂,仅龙腰一棵树的木材就制成礼堂的梁柱、门窗和长条凳,龙尾也于数年后枯黄。镇上周氏宗祠系著名的清初古建筑,门前是一片金黄色的沙滩,一条长长的沙埂沿着溪涧出口临湖而立,由此延伸的通江河道得名枫沙河。红枫掩映,湖滨多沙,湖水清澈,景色宜人。乡民习称湖的东部为枫林湖,湖的西部为沙湖,故美其名曰枫沙湖,枫沙湖之名便正式沿用至今。深信它会以盛产珍稀水鸟、观鸟胜地、山水胜景、宜游宜居的美名,为生态山水铜都增光添彩。深感愧疚的是,近些年阅读《桐城县志》和《磬石周氏宗谱》,才知道我家乡的枫沙湖在清代雍正时期以前,名叫杨都湖!

音,清脆而沉厚;清脆如刀削,沉厚则如大地的喘息。

我每次跟着父亲锄地,就特别喜欢倾听这种嚓嚓嚓的声响。这种声响,极具节奏感,是伴着人的身体而产生的,是人的身体的韵律的外现。在这种嚓嚓嚓的声响中,一把锄头将杂草切割,同时又松软了土地,保护了庄稼,所以,无论是“生”还是“死”,都被它表达成一种美感。

夏耘的庄稼,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高棵庄稼,如玉米地、高粱地等;另一类则是矮棵庄稼,如花生地、红薯地等。

高棵地,进入夏天,庄稼已长得很高,足以淹没人的身体。所以,锄高棵庄稼,就是一一场“深陷”,整个人体都要陷入庄稼地中。庄稼密集,风刮不透,人在其中,被结实实地遮蔽着;闷热,在缝隙间拥挤、碰撞,在人的身体上缠绕,入侵,最终,使人汗流浹背,大汗大颗的汗滴,从脸上流下,从身体中流出,吧嗒吧嗒,跌落在泥土中,砸响坚硬的地面。此时,你也许才真正理解了“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的含义了。湿淋淋的热之外,还有庄稼叶片对身体粗砺的摩擦、割削,叶片割到人的脸上,会留下道道红红的印痕,而印痕过汗水体的浸渍,就会生发出一种火辣辣的痛。不过,也不用过分的劳怨,伤感,因为等你锄到头,再回首观望锄过的土地时,亲眼见到来密如丛林的杂草纷纷倒下,萎焉一地,就顿然生发一种豁然开朗的喜悦。就觉得,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或许,这也就是“劳动美”的真实含义所在吧。

锄矮棵地,情境就大不同了。虽然身体也劳累,但却总有好风景可看。禾苗,大多贴地生长,人站地中,视野极其开阔。清风徐来,弥目俱是绿莹莹的庄稼,所以,纵是累了,抬抬首,天高地阔,满目绿色,总也让人心旷神怡。你还能看到空中飞过的鸟儿,庄稼上起落的蝴蝶,脚下蹒跚飞起的蚱蜢……生命如此丰富,也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情。

因之,锄矮棵地,最是彰显田园风情了,可以很享受地说,整个劳动的过程,就是在书写一首田园诗,就是在绘制一幅风情画。累着,也美着。